

美蘇莫斯科高峯會議

畢 英 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五月二十九日，美國總統雷根飛抵莫斯科，與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舉行高峯會議；六月二日離去。這是一九七四年以來，美國總統首次訪蘇，也是雷根與戈巴契夫間在三年之內的第四次會晤。

八十年代上半期，美蘇關係惡化，形成所謂的第二次冷戰，其基本問題在於戰略武器、中程飛彈及「戰略防衛主動」計畫(SDI，通稱「星戰」計畫，一九八三年提出)，以及區域衝突，其中蘇軍侵佔阿富汗及尼加拉瓜內戰尤為顯著。一九八五年春，雙方恢復日內瓦武器談判。這個談判分三個組，就戰略武器、中程飛彈及太空武器分別進行談判。①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雷根與戈巴契夫在日內瓦舉行首次高峯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具體協定，但雙方表達了改善關係的意願。一九八六年十月，雙方在水島會晤，戈巴契夫提出三項建議：(一)五年內雙方把戰略武器減半，十年內全部銷毀；(二)雙方銷毀中程飛彈，各保留一百個彈頭，蘇聯將其置於本土的亞洲部分，美國則置於美洲本土；(三)雙方繼續遵守一九七二年的「反飛彈條約」，美國可繼續「星戰」計畫，但其研究與試驗不得越出「試驗室範圍」。雷根僅同意前兩項，戈巴契夫則堅持三個問題應整批處理，遂使水島之會不歡而散。②

在一九八七年之內，戈巴契夫作出若干讓步，要者有：(一)三個武器問題可以個別處理；(二)雙方全部銷毀中程、與較近程飛彈，所謂「全球性雙零方案」。於是去(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戈

註① 消息報 (Izvestiya)，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第二頁。

註② 真理報 (Pravda)，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第一頁。

巴契夫到了華盛頓與雷根會晤，討論了雙邊關係所有的問題，簽署了「銷毀中程與較近程飛彈條約」^③；條約生效後，在三年內銷毀全部中近程飛彈，今後不得再製造這類武器。此外，雙方已達成初步協議，戰略核子武器各裁減百分之五十（各保留一、六〇〇個投擲器，六、〇〇〇個核子彈頭）。^④因此，此次雷根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目標是討論裁減戰略核子武器問題。

現存問題與會前準備

美蘇之間有待解決或討論的問題很多，主要的有：戰略核子武器、反飛彈條約、化學武器、「星戰」計畫、相互裁減中歐傳統武力、人權問題、區域衝突及雙邊經貿關係等。但是，莫斯科高峯會議最主要的問題仍是裁減戰略核子武器問題。事實上，管制戰略核子武器是六十年代以後美蘇歷次首腦會議的主題。不過，八十年代以前，美蘇間戰略核子武器談判的目標在為雙方發展戰略核子武器規定一個上限，而現在則在裁減現有戰略核子武器的數量。部分裁減戰略核子武器不僅比限制困難，而且比中近程飛彈的「全球性雙零方案」複雜。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華盛頓高峯會議後，雙方已責成在日內瓦的代表們，儘快完成條約草案，以便莫斯科高峯會議時能夠提出討論與簽署。從那時起，美蘇在日內瓦的代表們辛勤工作，擬訂了四個基本文件，超過三百頁，有很多議題有待解決，其中爭議最大的有三個問題。第一，裁減潛艇發射巡航飛彈（SLCM）問題，這種飛彈既不容易清點，也不容易偵察，可以暗藏在一般船隻上而不被發覺。因此，美國建議不把這種武器包括在戰略核子武器裁減條約內，但是蘇聯反對，因為美國從海上發射的戰略核子武器佔其戰略核子武器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八，而蘇聯祇佔百分之三十。第二，美國建議，機動洲際飛彈應予禁止。蘇聯在這方面佔優勢，所以反對這個建議；而主張，把這種洲際飛彈「定期展示」，由人造衛星清點。第三，戈巴契夫堅持，必須在限制太空戰略防衛武器計畫的條件下，才能簽訂裁減戰略核子武器條約。^⑤關於第三點，雷根仍然拒絕讓步。

按照一九八八年二月，蘇聯國防部長雅索夫所公佈的資料，美國戰略核子武器投擲器現有二、二六〇枚，蘇聯共有二、四九四枚，蘇聯略多；但核子彈頭美國約在一四、〇〇〇至一六、〇〇〇個之間，蘇聯祇有一〇、〇〇〇個，美國佔優勢。^⑥按照蘇

註③ 「蘇聯與美國關於銷毀中程與較近程條約」，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九日，第一頁。

註④ 「蘇美高峯會議聯合聲明」，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一、二頁。

註⑤ 考卡特（John A. Callcott），「莫斯科高峯會議：沒有較大的軍備協議」，英文中國日報，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二十日，第一頁。

註⑥ 雅索夫（D. T. Yazov），「論軍事力量平衡與飛彈核武對等」，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二月八日，第五頁。

聯的看法，美蘇戰略核子武力約略相等。

美蘇兩國爲使莫斯科高峯會議有成就，雙方外交部長在會前舉行了四次會議，國防部長會晤了一次。

二月二十日，美國國務卿訪問莫斯科，除與蘇聯外長謝瓦納澤會談外，並會見了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及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戈巴契夫就裁減各式戰略核子武器的若干具體方面，提出一些新的構想。在相互檢查問題上，雙方曾詳加討論。雙方曾就化學武器、歐洲傳統武力、區域衝突、雙邊經貿關係等廣泛討論。雙方強調，美蘇有義務加緊努力擬訂「縮減與限制戰略攻擊性武器條約」草案及有關文件，以便在最短期間內完成。^⑦

三月中旬，美國國防部長卡洛西 (F. Carlucci) 與蘇聯國防部長雅索夫在瑞士首都伯恩會晤。在歷史上，這是兩國軍事首長首次面對面討論兩國的軍事問題。他們討論的主題有四：(一)區域衝突問題；(二)武器管制問題；(三)防止雙方武裝力量發生危險的意外事件；(四)相互解說本國軍事思想。^⑧兩國國防部長的會談並未爲裁減戰略核子武器帶來突破，但是能讓雙方負責備戰的主要人物相互了解對方的思想總是有利的。此外，雙方計畫派遣講師到對方的戰爭學院解說本國裝備、訓練及部署的理由，並就華沙公約組織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戰爭思想交換意見。這些措施果能坦誠實踐，當可增進東西方之間的相互信賴。

三月下旬，蘇聯外交部長訪問華盛頓與舒茲繼續談判，其重點在化解雙方在裁減戰略核子武器問題上的歧見。兩國外長同意，各自責成其在日內瓦的代表，儘快草擬監察銷毀戰略核子武器的議定及有關限制地下核子試爆的文件。同時，兩國外長商定，美國總統與蘇共總書記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九日至六月二日，在莫斯科舉行高峯會議。^⑨

四月下旬，謝瓦納澤與舒茲在莫斯科舉行第三次會晤。雙方確認，兩國高峯會議是兩國步向更穩定與更有利的相互關係的重要階段。雙方討論各類有關問題，但未獲重大突破。^⑩

五月中旬，美蘇外交部長在日內瓦會面，爲兩國高峯會議進行最後的協調工作。在這次會晤中，最大的成就是克服了美國國會批准「中程核約」的障礙。美國國會在審查「中程核約」的過程中提出異議，對若干條文有不同的解釋。結果，蘇聯方面作出了讓步，在日內瓦簽署了兩個文件。蘇聯同意，該條約不涵蓋西德所持有的較近程核子武器；在監視區內得檢查任何建築物，照相機可以任意使用。^⑪由於這個緣故，美國國會在雷根與戈巴契夫會晤前夕批准了「中程核約」。此外，謝瓦納澤正式聲明，蘇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第一、二頁。

註⑧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八日，第三頁；消息報，一九八八年三月十九日，第六頁。

註⑨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第五頁。

註⑩ 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日，第一頁；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三日，第四頁。

註⑪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六日，第五頁；十四日，第十四頁。

聯已把其有關戰略核子武器的詳細資料交給美國，期望加速條約的草擬工作，以便在高峯會議前定稿。

武器管制問題

在這次高峯會議中，雷根總統的主要隨員有：國務卿舒茲、國防部長卡洛西、白宮幕僚長貝克(G. Baker)、國家安全顧問鮑威爾(K. Powell)、總統特別顧問及武器管制署署長尼茲(P. Niese)、總統及美國武器管制署特別顧問隆尼(E. Powny)，美國駐蘇聯大使馬洛克(J. Mallok)等。蘇聯方面除了戈巴契夫外，尚有：蘇共政治局委員、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葛羅米柯(A. A. Gromyko)，蘇共政治局委員、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納澤，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雅可夫列夫(A. N. Yakovlev)，蘇共政治局候補委員、蘇聯國防部長雅索夫，蘇共中央書記杜布萊寧(A. F. Dobrynin)，蘇共總書記助理契爾涅亞耶夫(A. S. Chernyayev)，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貝斯廖爾特尼(A. A. Bessmertny)，蘇聯駐美大使杜賓寧(Yu. V. Dubinin)。

雷根在莫斯科訪問期間曾與戈巴契夫舉行四次正式會談。會議主要議題包括：限制與裁減武器、人權與人道問題、區域衝突和雙邊關係。以下，首先總結雙方在限制與裁減武器方面談判的情形。

美蘇兩國領袖在聯合聲明中表示，在武器管制上，雙方以業已獲致的進展為基礎，訂定了多項任務及後續步驟。在未來的幾個月內，他們將努力達成公正的、可以查證的協議，以鞏固國際穩定與安全。^⑫

在莫斯科高峯會議的過程中，兩國領袖於六月一日在克里姆林宮交換了「美蘇銷毀中程與較近程飛彈條約」的批准書，並簽署有關該批准書的議定書。從這天起，這個條約生效。這是此次高峯會議的高潮。在簽字儀式中，戈巴契夫說，從交換批准書時刻起，已開始了「核子裁武倒數時期」。他說，每一次高峯會議皆是對「冷戰」基礎的一記打擊，莫斯科高峯會議是一重大的政治事件；重大的政治就是重大的責任，必須有偉大的觀念。戈巴契夫指出，偉大的觀念就是無核、無暴力觀念；如今，在無戰爭、無暴力、無核武的世界史書上已寫進了最初幾行。^⑬

雷根接著說，七年以前當他提出「零方案」時，很多人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甚至是不負責任的想法；另一些人認為，這是一種宣傳詭計，一個地緣政治的策略。他說，懷疑與不信不會帶來豐收，而人們已見到希望的果實。這也證實了，在坦誠與現實主

註⑫ 「莫斯科高峯會議聯合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一頁。

註⑬ 「戈巴契夫講詞」，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一頁。

義基礎上，能夠有收穫。雷根說，這是歷史上的首次，美蘇兩國把同一個等級的核子飛彈全部銷毀；此外，還要在兩國的領土上進行最嚴格的相互查證，這也是歷史上的首次。^⑭

關於戰略武器，兩國領袖表示，「裁減與限制戰略攻擊武器條約」的聯合草案業已擬妥。在聯合草案中，雙方已把意見一致的廣大而重要的部分紀錄下來；關於尚未達成協議的立場也予以詳細敘述。

在考慮戰略武器條約時，雙方曾舉行談判，以便擬訂一個有關「反飛彈條約」的協議，此一協議係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華盛頓美蘇高峯會議所達成的公式為基礎。在此次高峯會議上，雙方表示，該協議的草擬工作已獲進展。雙方同意，將利用「降低核子危險中心」傳遞有關情報。兩國領袖並責成其代表，繼續這方面的工作。

在裁減戰略核子武器條約的草案中，反映了雙方先前所達成的協議：戰略核子武器投送系統不得超過一千六百個單位，彈頭不得超過六千個單位。六千個彈頭中，用於洲際彈道飛彈及潛艇發射彈道飛彈的總彈頭數量不得超過四千九百個，用於一五四枚重型飛彈者不得超過一千五百四十個。同時，雙方總投送推力應縮減百分之五十。^⑮

美蘇兩國領袖共同指出，作為裁減戰略武器條約組成部分的幾個文件的草案，也已擬妥，包括「檢查議定書」、「改裝或銷毀協定議」以及「資料協議備忘錄」。這些文件的基本內容與「中程核約」的附屬文件相似，由於裁減戰略武器較複雜，必須加以擴大。在高峯會上，雙方同意至少加入九點新內容。^⑯目前，雙方已開始交換有關戰略核武力的資料。

高峯會議期間，他們也討論了限制潛艇發射巡航核子飛彈問題。他們兩人共表信心，目前已達成的協議足可為裁減與限制戰略攻擊武器條約的簽結提供了基礎。顯然，雙方在這個問題已獲妥協。

五月三十一日，美蘇雙方在克里姆林宮由雙方外長簽署了兩項有關管制武器的協定：(一)「關於遵守一九七四年限制地下核武器爆炸條約進行聯合性監督協定」；(二)「關於通告洲際彈道飛彈和潛艇發射彈道飛彈發射情況之協定」。^⑰後一協定，旨在降低因誤解、誤算或意外而引起核子戰爭的危險性；前者則在實地監督對方的核子武器試驗場。根據報導，蘇聯科學家將於今年七月前至美國內華達檢查美國的一次核爆炸，而美國的一個代表團將於八月至蘇聯塞米巴拉丁斯克(Semipalatinsk)試驗場檢驗蘇聯的核爆炸。

美蘇兩國領袖在高峯會議中確定，雙方將設立論壇就核子試爆有關問題進行全面的、循序漸進的談判。雙方將協商採取有效

註⑭ 「雷根講詞」，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一頁。

註⑮ 「莫斯科高峯會議聯合聲明」，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一至二頁。

註⑯ 同註⑮，第二頁。

註⑰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頁。

檢驗措施，作為促成下列兩個條約獲得批准的第一步。^⑮一個條約是一九七四年簽署的「美蘇關於限制地下核子武器試爆條約」，該條約禁止美蘇雙方就威力超過一五〇千噸的核子武器進行地下試爆；另一個條約是一九七六年簽訂的「美蘇和平用途地下核子試爆條約」，該條約規定，試爆裝置的威力需由雙方協議決定。這兩個條約至今未獲美國方面的批准。^⑯雷根與戈巴契夫共同表示，兩國將繼續談判，進一步協商以尋求限制核子試爆的臨時措施，以便達到完全停止試爆的目標。為此，雙方簽訂前述的第一個協定，同意在彼此試驗場設計與進行聯合檢查試驗。兩國領袖表示，他們業已責成談判代表儘快完成有關「限制地下核子武器試爆條約」及「和平用途核子試爆條約」的議定書，以求上述兩個條約早日批准。^⑰

戈巴契夫在會議中還建議，北約與華約組織分階段裁減歐洲大陸的非核武力，美蘇先裁減五十萬部隊。這項提議並無新意，未為雷根接納。

人權、區域衝突與雙邊關係

按照「莫斯科高峯會議聯合聲明」所說，雷根與戈巴契夫曾詳細討論人權與人道問題，檢討了美蘇兩國在這個領域內日益廣泛與具體的對話；他們同意，兩國將在各個層次進行對話，以延續已獲得的具體進展；而這個對話的取向應當是最大限度地確保人們的權利、自由與安全，發展人與人之間的連繫和接觸，積極交換精神的、文化的、歷史的及其他方面的價值，進一步相互了解 and 尊重。爲了這個目標，雷根與戈巴契夫曾討論了設立一個論壇的可能性，在這個論壇的架構內，兩國社會各階層的代表們可經常地會晤。^⑱

人權問題似乎是此次高峯會議中美國方面談得最多——但具體成果很少的議題。莫斯科高峯會議之前，美國保守派蘇聯問題專家會建議雷根向戈巴契夫施壓以解決下列問題：(一)釋放所有的政治犯；(二)使非官方出版物合法化；(三)實行真正的政治多元化；(四)容許崇拜自由；(五)使「公開化」(Glasnost)獲得法律的保證；(六)容許人民自由向國外移民；(七)立即取銷官方的反猶太主義。

註⑮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二頁。

註⑯ 托洛菲敏科 (G. A. Trofimenko) 主編，當前世界中的蘇美關係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ya V Sovremennom Mire) (莫斯科·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七)，第九六頁。

註⑰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二頁。

註⑱ 同註⑰。

雷根顯然也這樣做了。在抵達莫斯科前，他在赫爾辛基說，在莫斯科高峯會議上，他將強調人權問題。雷根讚揚戈巴契夫所推行的「公開化」政策；但是，他認為這與「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要求仍舊相距甚遠。^②在莫斯科期間，雷根曾接見了異議分子，訪問了達尼洛夫修道院，並在莫斯科大學演講和答覆問題；在這些場合中，他都宣揚民主與自由，對蘇聯人權狀況直言不諱。

雷根到處批評蘇聯人權對改善美蘇關係並無太多的建設性意義，同時也引起蘇聯方面的反擊。蘇聯的美國問題專家阿爾巴托夫說，如果兩方面討論自己的缺點和錯誤，而不把精力花在糾正另一方面上的話，對解決兩國間的問題以及繼續對話來說，會容易得多。^③同時，蘇共機關報批評說，美國方面堅持要提出人權問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方祇談到蘇聯方面對人權的違反，對美國自己則隻字不提。真理報舉例說，美國現有一千一百名政治犯在獄中受苦受難。此外，四個美國人長途跋涉來到莫斯科，為的是要引起美、蘇兩國領袖以及世界大眾媒體的代表們注意，讓他們知道美國違反人權的事實。莫斯科為這四名美國人舉行記者招待會，他們說，在自己的國家內，政府根本不聽他們的申訴。他們拿出一份名單，上面列出將近一百名美國境內的政治囚犯；他們並帶來一份印地安人交給雷根的信，要求維護印地安人的權利。^④戈巴契夫本人在記者招待會上尖銳地指責雷根對待蘇聯人權政策的方式，他說雷根的訪問包含宣傳伎倆與各式各樣的表演；對此，他頗不欣賞。^⑤

會談曾廣泛地討論區域問題，包括中東、兩伊戰爭、南非、非洲之角、中美洲、高棉、朝鮮半島等問題。兩國首腦對一九八八年四月在日內瓦所達成的關於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協定表示滿意。在評估區域緊張的原因以及在克服緊張的方法上，兩國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差異。不過，他們同意，這些意見分歧不應成爲美蘇兩國建設性合作的障礙。他們重申，兩國有意在各個層次上繼續討論，以協助捲入衝突的各方尋求和解的途徑。^⑥

一般而言，在會談過程中，雷根不大願意對特定的區域問題進行討論，祇作出一些泛泛的評論。據美國官員表示，在納米比亞·安哥拉問題上，美蘇在若干方面已發現「重要的共同基礎」。目前，有關方面已把九月二十九日定爲目標日，屆時重要歧見可能獲得解決，蘇聯所支持的古巴軍隊將從納米比亞（即西南非）撤離，納米比亞可脫離南非統治獲得獨立。^⑦

註② 亞隆(Leon Aron)，「莫斯科高峯會議簡報檢查表」，傳統基金會背景資料(Backgrounde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第六五一期(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第四至五頁。

註③ 英文中國日報，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一頁。

註④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第二頁。

註⑤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一、二頁；國際先鋒論壇報，一九八八年五月三十日，第五頁。

註⑥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A一七頁。

註⑦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二頁。

註⑧ 紐約時報，一九八八年六月二日，第A一七頁。

至於美蘇雙邊關係，他們討論的範圍極為廣泛，但大部分皆是檢討與評估現行情況，沒有特殊進展。美蘇領袖共同表示，自從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華盛頓高峯會議以來，兩國的接觸、交流和合作已獲得進一步擴大。雷根與戈巴契夫確認，兩國間的互惠交流對增進兩國的相互諒解和確保美蘇關係的穩定性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兩國決心加強這些連繫。

莫斯科高峯會議期間，蘇聯文化部長和美國新聞署署長簽署了一項「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蘇美文化和教育交換與合作計畫」。在該計畫有效期間內，雙方在相互興趣和財政技術條件許可下，將舉行關於在美國和蘇聯開設新聞文化中心的談判，如獲結果，雙方政府將簽訂協定。

此外，雙方還簽訂了「關於海上尋找和搶救協定」、「在太平洋北部及白令海地區建立聯合無線導航系統協定」、「運輸科學與技術協定」，以及「漁業區互惠關係協定」等。雙方並同意將在紐約和基輔互設總領事館。

雙方領袖確認，堅決支持擴大兩國經濟貿易關係；他們相信，聯合企業在進一步發展兩國貿易關係上可以發生重大作用。但是，雙方尚需進一步磋商，以便對一九七四年所簽訂的「美蘇促進經濟、工業及技術合作之長期協定」作必要的修訂。多年來，美蘇貿易一向不好，以一九八七年為例，美蘇貿易總值為十一億九千八百四萬盧布（約值二十億美元），佔蘇聯外貿總值的百分之零點九。²⁴

事實上，美蘇在經濟、文化及科學雙邊關係上有待克服的障礙尚多，例如，美國的「傑克遜——范尼克及史提文生修正案」(The Jackson-Vanik and Stevenson Amendments)。這些修正案把給予蘇聯最惠國關稅待遇與蘇聯移民政策相連鎖。同時，美國也把蘇聯的外交行為與經濟合作相連鎖。此外，由於蘇聯的現行政策，兩國的雜誌、書籍、大眾媒體不能對等交流；兩國交流人數也不均等，以一九八七年為例，有十萬美國人訪蘇，祇有一萬蘇聯人訪美。這些情況令美國方面不滿。在這次高峯會議上，這些障礙大多未獲具體解決。

綜合評析

以下分析此次高峯會前美蘇兩國人民的態度和兩國領袖的企圖，評估會議的成就，檢視各方面的反應，並蠡測美蘇關係的走向。

五月底，美國總統赴莫斯科前夕，美國廣播公司與華盛頓郵報所公佈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受詢問者贊同雷根

註② 托洛非敏科，蘇美關係，第二六九頁；蘇聯外貿月刊附冊 (Prilozhenie K Zhurnal "Vneshnyaya Torgovnya".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一、四頁。

對蘇聯關係的做法，祇有百分之二十二反對；百分之六十六的受詢問者說，美蘇現行關係極好；百分之六十五相信，美蘇關係正步入一個新的時代。^②在蘇聯方面，一些研究機構也作出類似的社會意見調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蘇聯一個意見調查的結果顯示，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詢問者認為已獲部分改善。不過，另一起意見調查的結果顯示，祇有百分之八的受訪者認為美蘇關係很好，百分之六認為不好，百分之六十七認為滿意。易言之，大部分蘇聯人期望進一步改善美蘇關係並予以穩定化。^③他們所理解的關係改善不僅是雙方方面接觸的增加，而且能使人們免去核子戰爭的威脅和降低軍備競賽的速度。美國人民似乎正好相反，他們所理解的改善關係偏重在兩國各方面接觸與交往的增加。不過，美蘇雙方人民皆希望改善關係，並對高峯會議寄予希望。

雷根和戈巴契夫在華盛頓高峯會議之後不到半年，又在莫斯科舉行另一次高峯會議；會議前，雙方都知道這次會議不會有重大成就，却依然舉行，為什麼？因為，雙方對高峯會議的舉行各懷多項目標。美國總統雷根的企圖包括：促使蘇聯在裁減戰略核子武器問題上讓步，以便儘早簽約；多方面改善美蘇關係，降低軍備競賽速度，節省國防支出；爭取蘇聯合作或讓步以解決區域衝突，其中尤以尼加拉瓜及兩伊戰爭為優先；向蘇聯境內宣揚民主、自由與人權，促進其民主化過程；爭取外交成就，製造國際新聞吸引國內外視聽，為共和黨競選活動增添動力；為人類和平奠基，為個人創造歷史名譽。

戈巴契夫對召開莫斯科高峯會議所懷的企圖包括：改善對美蘇關係，緩和東西方緊張局面，為蘇聯經濟改革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提升蘇聯國際地位，助長他本人的聲望；藉雷根關於人權與民主的言論，激勵蘇聯人民，打擊保守勢力，以利其改革政策的推行；勸阻美國放棄或推延其「戰略防衛主動」計畫；爭取外交成就，為六月底蘇共第十九次黨代會創造有利的背景，壯大改革派的聲勢；間接聲援美國共和黨競選，期其獲勝，俾能延續業已開始的緩和過程。

與前三次雷、戈高峯會議比較，此次會議無重大突破，但仍有重大意義。可以說，這是一次承上啓下的高峯會議，它延續了緩和關係的走勢。概括言之，這次會議的結果至少包括：(一)裁減戰略核子武器條約雖未簽署，但雙方顯然已克服若干問題，向前推進一步；(二)中程核約在會晤前及時獲得通過，兩國領袖當面換文生效，六月一日起開始銷毀過程；(三)兩國領袖相會，氣氛和諧有助兩國關係的改善，民間友好的增進；(四)簽署次要武器及其他協定；(五)區域問題無具體結果，但雙方同意，將採取共同行動以求解決之道；(六)雷根一再強調人權問題，引起蘇共不滿並反唇相稽；但雷根正式表示，蘇聯已不再是「邪惡帝國」；(七)雙方共同表示，將淡化歷史、傳統與思想上的差異，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繼續改善關係，增進相互信任。

這次高峯會議雖然沒有顯著成就，但是却獲得世界各地的好評，很難發現反面的評估。一般皆認為莫斯科雷、戈高峯會議是

註② 中央日報，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五頁。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五頁；另參見「蘇美社會意見調查」，美國月刊(SHA)，第三期(民國七十七年)，第四十五至四十六頁。

美蘇改善關係過程中的重要一步，合乎美蘇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兩國的政治對話與相互諒解已進入一個新的水平。◎高峯會議期間，莫斯科所瀟灑的和諧氣氛，有助美蘇關係的進一步改善與東西關係的繼續緩和。中程核約已生效，雙方有意裁減戰略核子武器，和平因素增長，國際形勢趨向穩定。

雷、戈赴會各有所圖，皆各有所獲。所以曲終人散之時，雙方各自吹噓高峯會議的成就。事實上，美蘇兩國格於國內外形勢，不得不進行和解。因此，今後東西關係將進入一個新時期，冷戰將會減少，對話將會增多，經貿科技合作將會加強。美蘇關係已從對抗步入正常合作。但是，這個緩和時期能夠維持多久？則受多項變數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未來白宮主人的政策取向，以及克宮主人的權力穩定性。如果美國共和黨繼續執政，如果戈巴契夫能夠獲得多數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的支持，這一個和緩期將不會突然中止。

註◎ 海外週刊 (Za Ruozhou), 第二十三期 (一九八八), 第三至三頁。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美國對中國政策的決策人訪問記

本書由日本外國語大學教授宇佐美滋及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兼「美國月刊」主編蘇起著。宇氏日文原稿經政治大學東語系教授王兆徽先生譯成中文。被訪問的美國決策人物包括：卡特總統、卡特任內的國家安全會議助理奧森伯格及亞太助理國務卿赫爾布魯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伍考克、前駐華大使安克志、尼克森時期的國家安全會議助理羅德與亞太助理國務卿格林，以及雷根政府的前亞太助理國務卿何志立等八人。

全書約十一萬字，十六開本平裝。實售新臺幣一百元

(國內郵購加郵掛費十八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地址／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電話／九三九九二一轉二二六·二二七

郵撥／〇〇三三三六一二號

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